

台灣文化菁英年表集

傳記

60

秦賢次 著

台北縣政府文化局出版

以文爲記

台灣文化菁英年表集

傳記

60

秦賢次 著

台北縣政府文化局出版

北台灣文學 台北縣作家作品集⑥⑩

秦賢次／台灣文化菁英年表集

主辦單位：台北縣政府

發行人：蘇貞昌

總策劃：潘文忠

總編輯：鄭清文

編輯委員：李魁賢、杜文靖、秦賢次、廖清秀、鄭清文

行政執行：俞鴻村、曾繼田、蘇秀裡

校對：蘇秀裡

美術編輯：中華徵信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者：台北縣政府文化局

地址：板橋市莊敬路六十二號

承印：千毅印刷事業有限公司

地址：中和市員山路五〇二號六樓之七

出版日期：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（二〇〇二・十二）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臺灣文化菁英年表集／秦賢次著．--
〔臺北縣〕板橋市：北縣文化局，民91
面；公分．--（北臺灣文學；第8輯）
（臺北縣作家作品集；60）

ISBN 957-01-2325-7（平裝）

1. 中國文學 -- 傳記

782.248

91019617

縣長序

人類文明所以演進，是因為人類有學習、創造的能力，文化所以綿延，尤在於歷代文史學家點滴薪傳有以致之。

台北縣幅員遼闊、資源豐饒，素來人才濟濟、文風鼎盛，文化早已深植民心，與人民生活融為一體。其中最能傳達文化意涵的文學領域，在作家們孜孜筆耕下，更是花開處處，不但豐富三百六十三萬縣民的精神生活，淨化世俗社會人心，更使吾人心靈在潛移默化中，日趨完美。

「北台灣文學」自出版以來，由於內容涵括報導文學、散文、評論、詩、小說、傳記等範疇，層面深廣，並以對土地對人物的大愛出發，探究斯土斯民沛然於生活萬物的種種，真情摯愛躍然紙上，自然傳遞給讀者，各界無不爭相展讀，愛不釋手。如此不僅發揮文學的教化功能，同時也因有系統的保存、流傳吾土吾民文學創作，而鼓舞更多文學創作者投入筆耕行列，讓台北縣的文化更加豐饒多采，活水永續汨流不絕。

文學薪傳工作是點滴綿長，面對快速發展的社會，各

式速食文化勃興，甚且物慾橫流，腐蝕人心，更加凸顯精神寄託的重要與迫切。期望透過「北台灣文學」的持續出版，讓縣民悠遊於文學國度，體會其中蘊含的人生意境與生命情調，進而提升自我，促進社會和諧、繁榮、進步。

縣長序

台北縣縣長 蘇貞昌

局長序

文化建設是社會教育前哨、學校教育的延伸，為落實文化立縣的政策，台北縣政府文化局，自民國八十二年起有系統地蒐集縣籍知名文學家作品，籌編「北台灣文學」系列叢書，每年依序出版一輯（八冊），今年已是第八輯了，達六十四冊之多，充分展現北縣文學多彩多姿的一面，達成發掘本縣優秀文學作家，保存本縣文學作品，真正做到實質文化向下紮根的使命。

在「北台灣文學」第八輯中，選編了八位本縣籍的作家作品，其中包括江文也先生創作、葉笛先生翻譯的詩集：《北京銘—江文也詩集》、鄭清文先生的短篇小說集：《樹梅集》、巴陵先生的散文集：《西轡月》、秦賢次先生的傳記年表：《台灣文化菁英年表集》、杜文靖先生的台語評論集：《用台諺話山水》、歐宗智先生的文學評論集：《走出歷史的悲情—台灣小說評論集》、李宗慈女士的散文集：《麵包店裏的咖啡》、林盛彬先生的詩集：《風從心的深處吹起》，總共八冊。文體雖不相同，鄉土、人文關懷卻躍然紙上，讓人怦然動心。

近年來，文化紮根、社區總體營造理念風行草偃，不僅由上到下推動，地方亦自發性呼應配合，文化的認同、尋根以及再造的熱潮，成為地方人士愛鄉護鄉的自覺行動。土地與人民成為文化主流，成為文學創作的泉源，更企盼透過「北台灣文學」的寅續出版，能鼓舞人文、鄉土文學的勃興。

台北縣政府文化局代理局長

潘文忠

編輯導言

時常聽到朋友提起，各縣市出版的文學叢書，台北縣的《北台灣文學》最為精緻。精緻包括外觀和內容。

今年，《北台灣文學》已是第八輯了，也是八冊，包括詩、小說、評論、傳記和散文。可說菜色齊全。

這一輯，最難得的，也是最可貴的，是江文也的詩集《北京銘》。他在〈序詩〉寫到：

我要把要刻在
一百個石碑和
一百個銅鼎的
這些刻在我這個肉體上

從這一首短詩，可以讀出他思考的重點。

江文也一生多采多姿，也有許多波折。他在台灣出生，在日本成長，在中國去世。但是，在這三個地方，他似乎沒有得到應有的評價。

他是音樂家，也是詩人。他的音樂成就是國際性的。

一九三六年，在柏林奧運，他以《台灣舞曲》榮獲第四名。當時的奧運，還包括藝術競賽。

日本人沒有重視他，可能是因為他是台灣人，又沒有顯赫的學歷，也就是沒有走經過東京音樂學校而後留學德國的黃金路線。

也許，這是他離棄日本，前往中國的原因。但是，他在中國，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，也受到迫害。

除了音樂，他也寫詩。他的詩簡短而精深。這本詩集是用日文寫成的，是由葉笛中譯。葉笛是詩人，久居日本，現在已返台定居，從事創作和翻譯。

一九九九年，日本井田敏曾出版一本《江文也這個「日本人」》一書，對他的生平和成就有較詳細的描述。他還提到江文也家人保留著很重要的資料，包括樂譜和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八年他前往北京時的日記。

巴陵目前定居國外。他寫小說，也寫散文。《北台灣》曾經出版過他的小說集《後山兄弟》（一九九五年），《再舞一曲倫巴》（二〇〇〇年）。目前，他視力很差，但仍寫作不輟，是一位可愛而又可敬的優秀作家。本輯的《西轡月》是散文集，包括十年來的作品。在出國之前，他當過高山嚮導，走遍台灣的高山峻嶺，他看過許多台灣人未見

過的山川草木，寫過《愛山的人》（一九七六年）。他對台灣的了解和感情，都是深厚的。

秦賢次的《台灣文化菁英年表集》是一本體裁特別的傳記。他用年表代替文字的記述。年表只列事實，是完全客觀的。這種體裁，看似沒有感情，其實在表列事實時，已有選擇，充分表達對表主的敬愛。秦賢次，以前專攻中國近現代作家，手中有龐大資料。後來，他發現，台灣也有不少值得記載的人物，也在這方面下過不少工夫。現在，他已整理部分人物資料，其中包括在台灣出生，卻在外地活動的許地山，以及不是在台灣出生，卻在台灣留下重要腳印的臺靜農。從此，也可以看出秦賢次做學問，寫文章的包容力。

杜文靖在《北台灣》出書，這是第四本。第一本是《大家來唱台灣歌》（一九九三年），第二本是《以台灣為名》（一九九五年），第三本是《這些人、那些事、某些地方》（二〇〇〇年），現在是第四本《用台諺話山水》。從這些書目，不難看出他的用心，他用歌唱台灣，用人、事、地寫台灣，用諺語說台灣。

中國有一種階級，叫讀書人。讀書人喜歡講大道理，卻看不起升斗小民。小民的智慧來自生活，而表達這種智

慧最直接的就是諺語。杜文靖所收集的，不是一般人詳知的「乞丐趕廟公」、「飼老鼠咬布袋」，而是更卑俗的領域，也更富人情味。他用相當的篇幅在解釋。從這些解釋也可以看到一些奇特現象。語言有其恆久性，因為社會的許多現象是重複的，尤其是政治的醜陋面。

台灣的文學批評，可說未十分成熟。很多的情形，只有欣賞，不批評。這和只辦運動會，不蓋醫院，有點類似。批評的重點是要指出作品的好與壞。這才是對讀者負責，對作者負責，對文學負責。

歐宗智的《走出歷史的悲情—台灣小說評論集》是由日據時代寫起。他的重點是幾位作家，尤其是鍾肇政、李喬和東方白這三位「大河小說」作家。他們所佔的篇幅，幾乎有一半。歐宗智的批評在於大，卻不忽略小，像批評東方白時，他還仔細的探討台語的用字問題。

李宗慈的《麵包店裡的咖啡》是一本散文集，一共分四輯，多是短文。她自小就喜歡唱歌、讀書和寫文章，也當過校刊的編輯。此後，她的活動，也多與藝文有關。她的這些散文，寫的也多和自己的生活切切相關。她寫文學情懷，寫家庭，寫親子對話，也寫日常的見聞和感懷。

林盛彬是學者，也是詩人。他留學西班牙，回國教西

班牙文學。他寫詩，目前是《笠》詩刊的主編。《風從心的深處吹起》是詩集。他出國留學，看到國內外的異同，心中有無限的感慨。回國之後，他的目光更遠，心思也更深，他看到了更多台灣的美和醜。他把它寫成詩。第一輯寫的是「愛」，是本詩集的主體。輯二是寫人在國外的心境。輯三，他自稱是短詩，自稱是讀日本俳句的一些成果。

誰的鼾聲

讓日月潭的夜更靜了

啊！徐徐溜過水面的汽艇

這和日本的做一比較，就可以看出：

古池塘

青蛙跳入

水的聲音

這一輯，我自己也有一本小說集出版，叫《樹梅集》。



小時候，有兩種果子，現在已不常見了。一是油柑，一是樹梅。油柑剛入口，有點苦澀，卻越嚼越甘。在清貧時代，人生能由苦轉甘，是可稱喜的。「油柑命」便是由此而來。

樹梅也叫楊梅。從前，桃園楊梅盛產此物，現在已少人吃了。小時候，在市場前的水果攤，經常看到用平底木盤裝盛紅紅綠綠的樹梅，有人買，就用姑婆葉折成圓錐形，勻一湯匙進去。

現在人少吃樹梅，主要是它只有那麼一點點酸酸的氣味。

我第一次看到樹梅樹，是在二格山山腰的叢林中，後來在陽明山的水池邊也看到一棵。

我的這些作品，是比較舊的，都未收入以前的集子，有的是因為漏掉了，現在把它放在一起，自覺得有點像樹梅。日前我在沅陵街城中市場入口，再看到有人賣樹梅，看來比以前的更大，更多汁。據說，現在還是有人種植、採收和販賣。只是，不像其他的果子那麼引人注目了。

王鼎文

自序

秦賢次

我自稍懂文學以來，閱讀人物傳記即是我的偏好。以後走上研究之路，作家的生平、筆名、作品或文學社團，或期刊雜誌均是我長期以來蒐輯的重心。對於心儀作家的撰述，多半以傳記體裁來寫作；但如果資料豐富或齊全者，我更喜歡用「年表」的方式來表達。雖然用「年表」來寫作，多半會顯得內容較枯燥無味；然對於研究者來說，卻有資料豐富，檢索容易的最大優點。以筆者多年的撰寫經驗，用「年表」來寫作，最大的困難點在於資料要正確無誤的掌握。因此，在寫作的過程中，多半要比用「傳記」來表達者更耗時費力多多。

本書中所收的五位文化人，其中與筆者關係最深的係林攀龍先生。他是筆者目前已服務超過三十年以上的明台產物保險公司之創辦人；他是一位人人稱道的「人格者」；他可以說是日治時代五十年之間台人中最為「好學深思」的人，他在日本受過十五年的教育並自東京帝大畢業後，再次兩度赴歐留學，先後在英國牛津大學（時間上雖較許地山晚一年，但求學時間更久）、法國巴黎大

學、德國慕尼黑大學深造，這樣的經歷在台人中是第一位，即使至今也未再聞有第二人過。他也是台灣「鄉土啓蒙運動」成就最大的實踐者，在他主持三年期間的「霧峰一新會」，辦得轟轟烈烈，吸引了全台人的注目。

王昶雄先生則係多年來與筆者同為「北台灣文學叢書」的編輯，也不時邀請筆者參加「益壯會」，係本書五位文化人中與筆者相知最深的一位。他知我素喜文學史料，有關淡水國小的紀念刊物，常主動贈送給我。當我看到他贈送給我的《孕育文教故鄉情—淡水國小九十週年紀念誌》一書中提及他的學長林明德曾留學廈門集美中學時，我向他請教林明德留學詳情時，他笑笑地對我說，林明德其實有同性戀傾向云云。但宅心忠厚的他，在文中並未提起。王昶雄先生是有名的路痴，住家離他較近的我，在某些聚會時，有時會去帶他，或聚會終了時順道送他回去。我最後一次送他回家係他去世之前半年，即1999年4月9日晚，在深坑世新會館參加「北台灣文學研習營」之分組研討會晚餐後。當晚，王昶雄興緻很高，堅留筆者在他家開懷暢談，並找出日本大學及郁文館中學之校友錄讓我抄錄。看他那麼達觀，談得又那麼興高彩烈，我後來實

在萬萬料想不到他的胃癌當時已到末期無醫可治的程度了。在王昶雄先生不幸辭世之後，「北台灣文學叢書」編輯委員中祇我一人未寫有追悼文章，因為我早打定主意，要利用我的專長，來替他寫一篇較為詳盡無誤的年表，作為對他的紀念。

許地山與張我軍兩人均是日治時期台人早年留學大陸的佼佼者，我曾分別以「傳記」及「年表」體裁發表過。「傳記」的部份，且已收入本叢書第一輯之《秦賢次評論集》書中。許地山是日治時期成就最大的台灣作家，儘管他三歲時即離開台灣，儘管他作品對國人的影響主要係在大陸，但我絕不否認他是台灣作家。在二〇至四〇年代中，台灣小說家在中國大陸有作品出版者，最早即係許地山，出有短篇集《綴網勞蛛》、《空山靈雨》、《解放者》、《危巢墜簡》等；三〇年代初，台南柳營劉訥鷗（1905－1940），出有短篇集《都市風景線》，係當年新興流行的「新感覺派」小說，劉訥鷗即係創始人；四〇年代中，鍾理和（1915－1960）出有短篇集《夾竹桃》（署名「江流」）。三人中，以許地山對文壇的影響最大。除係著名的文學家外，許地山其實也是三〇年